

論語注

康有為

□ 12
326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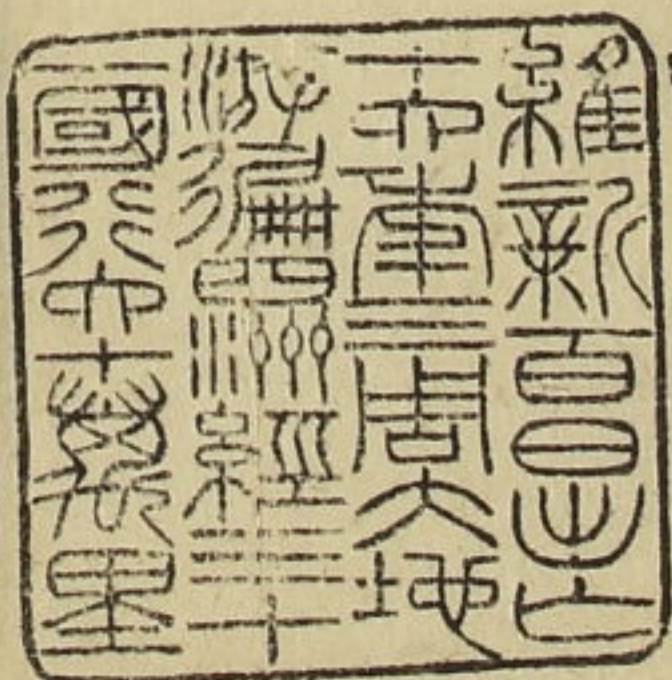


論語注

南海康有為書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
年丁巳秋校刊于京
師美使館之美森院蒙
難居幽時更姓



昭和十五年
四月二日 購求

論語注序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爲仲弓
子游子夏等撰定則不然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
子且特叙曾子啓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
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長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
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啓手足耶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
述所聞以爲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顏氏之
儒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之儒有樂正氏之
儒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商瞿傳
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尙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
之董無心等皆爲孔門之大宗自顏子爲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
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
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顏

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今以莊子考
子貢之學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以禮運考子游之學以中庸考
子思之學以春秋考孟子之學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以荀子考子
弓之學其精深瓌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
論語既輯自曾門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
道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及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
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
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
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
之不遺其爲一家之學說而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
之大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
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是猶使僬僥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
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畧不得其精盡而遺其千萬不待言矣假顏子

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
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葉阿難
之多聞總持故精微盡顯而佛學大光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
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爲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
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難傳則諸教一也曾學既
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
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
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
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考其大略司馬遷
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据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
天下國家之義擇精語詳他傳記無能比焉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
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爲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纂
聖作僞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

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聖道不泯天旣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爲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爲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爲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爲宗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異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傳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一篇齊說二十九篇說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僞古文論語託稱出孔子壁中又爲傳託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云多有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爲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異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異其僞託竄亂當不止此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爲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僞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爲劉歆之僞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辱矣

晉何晏並採九家古今雜沓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爲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爲曾朱二聖之範圍焉惜口說既去無所憑藉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僞之劉說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義皆未有發焉昔嘗爲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徵以包周爲今學多採錄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衍說無須改作者亦復錄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多節取後儒雅正精確者亦皆採焉其經文以魯論爲正其引證以今學爲主正僞古之謬發大同之漸其諸本文字不同折衷于石經其衆石經不同者依漢無則從唐或從多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于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卽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爲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論語注序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校

論語注卷之一

南海康有爲學

學而第一

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周時用竹簡凡簡若干以韋束之爲一篇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此記論語二十篇名第甲乙之次也此篇于次當第一也

凡十六章

漢石經及釋文舊有此題皇邢疏無之趙岐孟子篇敘曰論語四百八十六章較陸氏經典釋文少四章然經典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漢石經作二十六章蓋所據少異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白虎通辟雍篇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陸氏釋文有作友鄭康成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魯論當作朋友自遠方來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來李善注引此爲証惟後漢叢書碑有朋自遠與何晏本同或是齊論以同爲今文故不改
馬融曰子孔子也白虎通曰學者覺也文從交雜物撰德有所交效包內外兼人已合知行而成其覺者也先覺覺後覺後覺效先覺故人物之異全視所覺知覺之異全視所學但時勢不同則所

學亦異時當亂世則爲亂世學時當升平太平則爲升平太平之學禮時爲大故學亦必隨時而後適孔子爲時聖學之宗師也時亦兼數義日知月無忘則時時爲學循年而進無時過而難成亦是也習鳥數飛也假借爲貫言熟習也說樂之內也凡學至熟習則觀止神行怡然理順逢源自得況聖人之學通天人神明精熟闔闢往來莫不自在安得不欣喜懽愛耶人道賤愚而貴智所以異于物輕野而尚文所以異于蠻此言修己以自得爲先不得冥心坐廢以時爲中不得守舊泥古此爲開宗明義第一旨故上論一書以時始以時終以明孔子之道全達于時學者不可不察也朋羣也包氏曰同門曰朋鄭氏曰同志曰友自從也樂喜也教學既精羣黨類聚仁智及人信從日遠修學有效人生之樂也惡獨而貴朋所以合乎羣合小羣不如合大羣其學愈高其用愈遠聖人則合億萬世界億萬年載之衆生咸從其教盡爲之朋其朋無

盡其樂亦無盡也此言及人聞風皆歸聖人于己身首言學于人倫首言朋蓋萬理有變而學之與朋貫萬億世而不易者太平世後人人有學人人皆朋只此二義盡之故尤尙之也

愠怨怒也君子人之道德成名者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斯爲有德之君子也蓋君子之入于人世智仁兼修人已共證拯拯羣生天下歸往然羣生之根性不齊時世之昏濁或甚舉世疑謗固亦有之然君子人貌而天心燕處超然雖現身人羣而不隨于事物遊于物表和于天倪在衆如無衆在身如無身故無所愠也聖人之于羣生如慈母之撫嬰兒無論笑啼但有愛憐全無愠怒爭席則喜遇難而安故無量出入絕無窒礙也此極言聖者自得之至無人已之見存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說苑後漢書延

篤傳引作孔子曰弟高麗本皇本作悌

孝從老省從子子承事父母之謂弟韋束之次弟假以承事兄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父齒隨行兄齒雁行朋友不相踰習成恭讓然後出以事君事長使衆小之則和順積躬大之則悲憫萬物必不侵犯人人自由之疆界而況于長上乎長上壓制太過或不得已而求伸謹厚者亦爲之然猶非所好也況于稱兵以亂天下乎蓋作亂者爲最不仁之事非孝弟無以絕其源也務趣也本木根也包氏曰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董仲舒曰仁者不爭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僻違之行心舒則志平氣和則欲節聖人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尸子曰孔子

本仁孟子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老子以天地聖人爲不仁孔子以天人爲仁故孔子立教一切皆以仁爲本山川草木昆蟲鳥獸莫不一統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大同之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仁之至也然天地者生之本父母者類之本自生之本言之則乾父坤母衆生同胞故孔子以仁體之自類之本言之則父母生養兄弟同氣故孔子以孝弟事之此章爲撥亂世立義孔子立教在仁而行之先起孝弟有子立教之意以孔子生非平世躬遭據亂人道積惡自人獸並爭之世久種亂殺之機無論何生觸處迸發加逢亂世險詖詐謀百出機械亂種既深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孔子因時施藥必先導之于和順而後可殺其險機又必先自其至親誘其不忍之心然後可推恩同類以動其胞與之愛故撥亂之法先求小康而後徐導大同孝弟者先導其一家之小康而徐推于

天下之太平此蓋治教必然之次序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沒後子夏子游子張之賢皆師之蓋爲孔子傳道之大宗子自顏子外得孔子之具體最似孔子者也當時惟曾子不從故別爲一宗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子思孟子案飾其言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世則子思孟子爲子游後學而子游嘗事有子故有子實盡聞孔子之大道者論語于七十子皆字之惟于有子曾子稱子蓋孔門之後儒雖分八而本始實分二宗譬之禪家有子廣大如慧能曾子謹嚴若神秀也惜有子早沒故所傳不及曾子之廣後儒列十哲擠有子于末而以子思孟子出于曾子實沿王肅僞家語之謬不足據也

孔子志在春秋以成其體天之仁行在孝經以成其錫類之孝故以春秋之仁爲經天下之大經孝經之孝爲立天下之大本也然觀孝經言事親者甚少而言待天下人甚多蓋孝子不置永錫爾

類必錫類乃爲大孝故堯舜仁覆天下而孟子稱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爲行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本原既定推以愛民物通天人而大道自生也蓋爲行仁先後之序焉孔子之道好生惡殺故乾曰大生坤曰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爭殺作亂乃亂世最不仁之事聖人所最恐而憂之者也孔子好仁而惡不仁欲胥天下而致于太平之世而亂種流傳不能遽致故發孝弟之道以絕爭亂之源而爲仁愛之本積重既久保合太和然後大同之道乃可行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人多惑之以爲慈仁孔子特明其非也蓋人之生直故貴尊其德性質直好義自由自立若以巧詐欺人則天良斲喪其生則性德式微其死則魂靈

漸滅同時處人羣則大害後世傳人種則更傷其過若小而播惡無窮孔子欲行仁道則不得不惡害仁種之人蓋亂殺之害顯在人世人易知之巧詐之害微在心術人所難知而其爲害于人世亦爲所累孔子生當其時故先惡之若太平世則自無此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專不習乎 鄭曰魯論傳爲專

吾我自稱也一晝一夜曰日省察也朱氏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廣雅釋詁專業也呂氏春秋曰所專之業不習則隳是也蓋忠信以立德專學以成才戒浮華去泛驚專門之學不敢不習也皆對人而立其誠也何休曰忠信所以進德所以遠于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溫習也何休不從古文而亦解作傳或齊論作傳專當爲傳之省文臧氏

庸引陸氏釋文條例以爲假借是也前惡巧令此貴忠信皆撥亂世而反之正以拯人種之陷溺也

第一章言學以合羣然合羣之道必在仁而久積爭殺不能達仁則當明孝弟以先之孝弟者人羣之本也久積作僞不能致仁則當主忠信以變之忠信者人心之本也此孔子之道而有子曾子傳之論語特以孝弟忠信繼學與仁此其開宗明義者也忠信者誠也人道之有忠信如穀之有種如水之有源苟無忠信之心如剪采爲花非不美觀究無真采如堰水爲陂非不汪洋應時枯竭故一切治教皆以忠信爲基有忠信乃有治教無忠信則治教立亡矣一人忠信之至則可感天人貫金石雖大同之世亦不過講信修睦人人忠信而已故人道始于忠信亦終于忠信

孔子立教弟子後學傳之論語爲後學傳孔子之教者故修學及朋之後明傳之義立教雖爲公理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能傳

習則廣教不傳習則微故曾子首以忠信爲本體卽以傳教爲日用日日省之能傳教否此曾子所以能爲傳教之大宗而後學所當師法也曾子所生爲魯人近聖人之居久染大教其壽九十言論最多發明最久弟子最衆故與有子分峙而尤爲孔門最大之宗派曾子十篇尙散見于大戴禮中其學以修身守約爲宗旨與論語各章意義皆同葉水心謂曾子沒時亦以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啟手足爲自省蓋終身力行守約而未聞孔子大道未免太過然于孔子至仁太平之大道不甚發明其與有子開口言仁者大小迥殊矣蓋有子爲大乘曾子爲小乘後學以曾子爲大宗而尊信憑守之于是孔子之大道不光未必不因此蓋顏子有子不壽而孔道遂隘而幾失其宗此天下之大不幸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包咸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

井出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包說是也馬融以爲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千乘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此依劉歆僞周禮與今文詩公車千乘王制孟子公侯百里制相反此僞說也敬警也敬信言其體節愛言其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有豫算之謂非儉嗇以失國體也此爲據亂世發也亂世道路未通分國萬千如今土司然君長驕侈詐欺奴隸其民而虐使之雖以文王之築臺沼猶使其民蓋時世使然今土司一切征役其民猶然也故春秋于築臺築城皆譏之至非時用兵尤所惡讀杜甫詩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千雲霄及三吏三別諸詩可見不敬事而妄使民之禍至唐世尙如此故孔子貴卑宮而惡雕牆尙節儉而惡奢侈誠惡不愛人而妄使民也君長奢侈多一日之征役則民失一日之農時况于朝

令夕改民無所信征役相仍土木不息則民之農時盡失父母妻子凍餒所關至大矣故重戒之以敬信節用而諄複之以愛人使時又立爲法使民不過三日皆撥亂不得已之意未能太平僅求小康之義爲當時藥也自王安石行雇役法無復使民則此言爲舊方矣然各國仍有使民者聖人之爲醫甚遠各因其病而服其藥可也若夫敬事信民節用愛人則凡執政者所當服膺而無分于天下一國平世亂世者矣

于乘之國蓋古者以農兵立國之法若平世則團體日大無復此國然平世之大農大工大商其一厥一場占地數十里用人數萬世愈大同則各業皆爲大公司其厥場之地愈大用人愈多各成古國之小團體各自爲治其執事業既多人民既衆度支既廣興作有時治之之法亦與古于乘之國無異興作必當謹慎號令必當誠信度支必定豫算同夥必當親愛興作必當限時刻無違其

食息而致其貧病則無論何世皆能行之善乎程子謂聖人此言雖淺然通乎上下也故孔子之言圓通無礙如大華嚴學者無泥守之而觸類引伸之孔子不云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泥一隅者是孔子所不教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汎左傳引作汎

謹者行之有格也信者言出至誠也汎博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道藝也凡一切學術著之文字者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朱子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非愚按此孔子呼弟子而教之蓋孔子之門人皆已成人年則自六歲學書十歲就傳十五入大學專力學文不與衆接亦

不責以成人之禮惟二十之後責以成人之禮入事父兄出取師友接人任事皆有責任不能責肆力于學文矣然少有暇日必當爲學以益智養魂蓋學者終身爲之不能以事物間者始有知識接物之時要在熏陶德性與接爲構視其所染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以親近仁者爲歸而乾元資始萬物同體民皆同胞只有愛矜絕無嫉惡蓋以孝弟發其行仁之始以汎愛衆極其行仁之終以謹信肅其行仁之規以親仁熏其爲仁之習而後學文以廣其智益雖仁智雙修而始終于仁但以智輔仁所以養成人之德也蓋文國重英年垂教望後生故鄭重于治國之後然聖人雖爲弟子告而婦女亦可行若語汎愛親仁則雖童幼耆耄豈有異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歲爲魏文侯師壽百餘

歲講學西河人疑于孔子故荀子謂有子夏氏之儒蓋在有子曾子之外爲孔門之大宗矣竭負舉也致送詣也此爲撥亂世明人倫而發人道始于夫婦夫婦牀合之久所貴在德以賢爲賢言擇配之始當以好德易其好色蓋色衰則愛弛而夫婦道苦惟好德乃可久合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窶思賢才是也父母鞠育顧復其恩罔極大德宜報當用勞竭力也事君就職不得私愛其身故食焉不避其難也交友約言必信久要不忘凡此四倫人所同具凡此四行亦非絕高視夫刑于寡妻永錫爾類格君之非熏德善良者硜硜篤守拘執小節雖曰未學可矣蓋學者窮物理之所以然審時世所當然變化無端惟義所在誠非拘執一節者所能議也然生當亂世不爲惡俗所染皎然不欺其志雖出于美質篤行而學者實亦不過如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

無宋刊九經本作毋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古文毋皆作無故知魯論今文作毋今從之

重敦厚也威威嚴固陋也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若輕佻不厚重則無威儀空疏不學則固陋也一切虛偽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必不能久故不誠無物無論行業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奉忠信爲君主而後百義從之斯斷不爲小人之歸矣人視所習莫嚴于師莫親于友其居游皆勝己者不期益而益矣其居游皆不如己者不期損而損矣故夾輔之人當須勝己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勿禁止辭憚忌難也人道進德全在改良愈改愈進亦復有過改之無已則進而愈上若憚于改則安于其失非止永無進益甚且積爲罪愆習爲固然至惡積而不可解也故君子小人之上達下達專視憚改過與否耳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

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禮也追遠者祭禮也死者人之所患遠者人之所忘孔子上因先聖制喪禮則凡招魂藏魄之事必誠敬而勿使有悔制祭禮則凡出祖祧廟之遠必追享而使人勿忘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聖人于鬼神死生之故知之既深矣然鳥獸失羣猶有啁啾之頃何況至文明之人而置之故不欺死者之無知不忘祖宗之已遠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厚之至也所以教民者深矣故民從其德念祖思親雖違萬里猶念祠墓不忘宗國中國人種族之盛于萬國殊于大地蓋孔子立教爲之也今民之不散其已然之效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意予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漢石經論語貢皆作贛抑作意與作子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贛名賜當作贛不當作貢詩抑此皇父鄭讀作意
子禽姓陳名亢齊陳氏卽史記弟子傳之原亢漢書分爲三人誤矣子贛姓端木名賜少孔子三十一歲皆孔子弟子溫和也良易也恭肅也儉節也讓謙也皆禮教也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言夫子未嘗求之但觀其德容尊行人親附之則告語之蓋時君尊禮自以其政問之非若他人必求而後得也其諸蓋齊魯語公羊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人才有界後世高才鉅學亦多預聞政事况聖人出于人間復出倫類如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所至如覩異人觀佛所至各國迎拜可知矣孔子過化存神既非人所能測而其禮樂文章之盛徒屬之才春秋處士實無其比所至公卿聞而震驚就而咨問乃其好德之良固然未有授之以政者則根器太下私欲害之然卽此言之聖人之德盛禮恭尙可想像焉謝氏良佐曰學者觀于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

子贛亦可謂善觀聖人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二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况于親炙者乎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存也觀諦視也在心爲志發事爲行此爲觀人于家而言之父在子不得專故觀志父死子述其業故觀行然雖父沒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在不忍改父之事者蓋孝子之心矣至于喪畢人之業有權限而志可自由雖父之尊親過則改之無能掩抑之者也京房易傳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臯亦重見先人之非師丹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聽于冢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就居喪蓋三年中尙稱子也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

何晏集解作不可行漢石經無可字今從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用施行也和調也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于人情之自然故其爲用必剛柔相調而不乖乃免禮勝則離而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于和不復以禮節之則流蕩忘返而亦不能行也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行均矣禮勝則離必和之以樂樂勝則流必節之以禮蓋禮以嚴爲體而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而以嚴爲用二者皆不可偏庶幾欣喜懽愛中正無邪也禮者爲異樂者爲同禮爲合敬樂爲合愛禮爲別宜樂爲敦和禮爲無爭樂爲無怨禮爲天地之序故羣物皆別樂爲天地之和故百物皆化故禮樂並制而小康之世尙禮大同之世尙樂但人道以樂爲歸聖人創制皆以樂人而已惟生

當據亂不能不別宜以去爭然制禮似嚴實貴和樂故無小無大皆樂由之但物理循環樂極則哀故和而不流禮當大同但有合愛仍不能不有節也有子爲子游之師當傳大同之道此章詞雖含蓄而專明親愛樂人大同之旨已揭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也義宜也復覆返也恭致敬也因依也宗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言乃可返踐矣致恭而中其節然後恥辱可遠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乃可奉爲宗主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于始而慮其所終立約致敬雖不能盡合于禮義而必當近之交親服事當考其心術行義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悔者蓋妄約則然諾難踐太恭則屈節辱身若抱柱待水而死拜虜庭而囚是矣故大人比義行權而不必信守禮則抗節而愈益榮所依

之人當擇其行義可親者否則誤從匪人將終身爲所賣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已矣

何晏集解作也已皇本作也已矣漢石經作已矣可謂好學已矣經當是今文今從之後仿此

居爲尻假借得几而安也敏疾也有道謂有道術正謂問其是非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于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不求安飽者蓋別有神明之樂則不暇爲體魄之營安飽固養形所當有事但不可專務求之則喪志也事者難成故必時敏而後有功言者易盡故必慎出而後寡過大道多歧行義易偏自是冥行愈去愈遠當問以辨之必得有道德之士正定其是非乃不致誤也儒行曰博學以知服

○子贛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贛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皇本子贛下有問字集解本無集解本作貧而樂無道字惟皇本高麗本日本足利本史記弟子列傳孔安國注皆作貧而樂道唐石經亦有道字但旁注漢書王莽傳與鄭注引無道字蓋古文也劉氏寶楠不知漢書爲劉歆僞撰以爲今文誤也今不從

諂佞諛也卑媚之容馬六尺曰驕喻高倨之態此人處貧富所不能免者若不以貧屈于人不以富加于人完人道自立之界而不侵犯人界子贛不欲人加亦不加人蓋倡自由平等之學又先貧後富曾用力焉此固孔子所許可者惟以貧賤驕人富貴下士雖迴出尋常然心跡未能忘富貴也夫神明之自得固有出夫貧富之外者若貧而樂道研精術學玩心造化則忘懷于貧富而好禮者施以行德安以處善若不與其富處世間而不礙世境子贛地位甚高故孔子以此進之亦天道也詩衛風淇澳之篇切剗也琢

治也磋平滑之磨釋文作摩礪也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以成寶器大學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蓋詩文古訓已語終辭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自修之無盡故驟悟引詩往者已發之蘊來者無盡之藏孔子作經皆寓微言如華嚴之藏滴水可現大海故一端之旨類推引伸大通四闢而不可窮如春秋之三世易之卦變橫亘六合而不可盡既然矣若詩尤善爲喻者其觸譬無窮不止四始五際之密寓微旨也孔子固云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子貢善悟孔子許以言詩然則後世之泥一二訓詁文字以求詩者必不足與言詩矣泥一二文字經典以求孔子者必不足與知孔子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己不知人也患不知人集解無己字皇本高麗本足利本皆有已字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今從之

患憂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人不能離人而獨立無論居游營業皆與人接搆若不知人之是非邪正而誤于交託則動而必敗大之喪國次之亡身小之亦失業敗名故人倫之鑒不明實人道切身之患也故君子自立在己而藻鑑在人雖知人未易堯舜猶難然愈難愈當講求其術也若夫懷才抱德如川蘊珠如山藏玉有車必見其軾有衣必見其服何患不知乃人日求人知而不求知人何顛倒其用也

論語注卷之一終

論語注卷一

學而

七三

萬木草堂叢書

門人高要陳煥章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二

南海康有爲學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德元也爲至極北辰北極也所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呂覽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說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漢書天文志北極第五紐星爲天之樞梁祖暉之測不動處在紐星末一度餘沈括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言北辰居不動之所而衆星環旋共拱向之包氏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蓋地生于日而拱日日與諸恒星凡一切星雲星團星氣皆拱北極而環之是爲一天此天之外

又有諸天無量數天而拱一元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是也以元
統天則萬物資始品物流形以元德爲政則保合太和各正性命
所謂乾元用九見羣龍無首而天下治行太平大同之政人人在
宥萬物熙熙自立自由各自正其性命羣龍共成之而潛龍可勿
用故不待如衆星日行而北極可不動也德無爲也升平世則行
立憲之政太平世則行共和之政天下爲公尊賢使能講信修睦
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貨惡棄地不必藏
于己力惡不出不必爲己人人共之以成大同故端拱而致太平
如北極不動而衆星共繞而自圍行也無他惟天下爲公故無爲
而治也霸主專制爲治雖衡書擔石嚴刑重罰智取術馭威壓強
制百出其道職事愈繁亂機愈伏無他惟自私天下故欲治無成
也包咸爲今文家說無爲而治者舜也此蓋孔門密藏微言後學
宜知玩索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五篇舉大數也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漢王吉曰以三百五篇作諫書是也或言三百十一
篇者以毛詩引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不知笙詩有
聲無詞安得有篇此劉歆僞毛之謬不足據也思無邪魯頌駉篇
之辭思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反正爲邪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
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未
有若此之明且盡者凡詩之詞皆入樂章者所以和同合愛故論
倫無患欣喜懽愛然發乎人情止乎禮義則又中正無邪故詠歎
淫泆發揚蹈厲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卽其風喻無所
不有然必旁行而不流故詩義無窮然執要守約以一言貫之則
思無邪盡之蓋歌謠之事起于初民而尤盛于太平乃人情之至

風俗之原惟使之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淘汰其逸邪而揚詡其神思則繼三百篇而作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漢祝睦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作導惟漢石經作道今不改祝睦碑有恥且恪費汎碑有恥且恪釋文格字或作絡字當是魯齊之異

導引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正也禮謂經禮曲禮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恥心雖不敢爲惡而爲惡根未忘也包氏曰德謂道德格去非心也漢書貨殖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緇衣夫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何晏曰格正也民種未良民德未公待法律刑罰以治之民雖畏法而求免罰然險詖機詐之心未除卽作弊于法律之內故政刑者升平小康之治也養其善性和以文明使民種民俗皆至仁良日遷善而不知忠直公溥之風已定自不屑爲奸慝之事故德禮者太平大同之治

也孔子生亂世雖不得已爲小康之法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故拳拳于德禮以寓微旨而于德尤注意蓋民種自無始來爭殺機詐之根已深無論如何政教只稍加滌濯不能掃除非以無量大德改易其種無能治太平之世也必使無訟大畏民志無爲而治蕩蕩難名此乃聖人之意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卅而立卅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今從之三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另句

心之所之謂之志學卽孔子神明聖王之學後此以立教天下者但立教成于晚暮而定志則在十五蓋神靈之生有自來故性識早定于童幼如旭日初出已自皎然大明其後之進不過升至中天濛氣漸解而光耀更照耳雖有增益非如常人之性識如聚薪而然之也立者大力凝固鑄練如鐵而不搖不惑者大明終始燭

照如日而不眩書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蓋人受生于天有哲
命有祿命知天命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凡人陰陽鬼神幽明
死生之故通微合漠闡幽洞冥諸天無窮知亦無窮也耳順者神
氣風霆聞聲皆徹通于人天也耳順之文甚異孔子神人誠非淺
儒所能測佛之三明五勝所謂天耳通者當同之耶後人風角鳥
占猶極靈驗此亦耳通之類況孔子之神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
義理血氣湊泊渾融官止神行聲律身度而神明變化旁行不流
也孔子自言進學自得之序蓋其遜詞以勉學者然聖功之次第
與聖學之精深亦可窺一斑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漢石經作
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鄭注古文毋作無則毋今文也

今從之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違戾也毋違謂不肯于理樊遲孔

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孟孫稱公孫省文葬從死在艸中夫
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誤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
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人道畢矣禮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
則也父母但傳體魄未必皆賢故生則幾諫死則幹蠱孝經特發
從父令未得為孝之義故事親始終只能從禮故大孝在諭義亂
命不可從而父道可以改蓋人道只以公理為歸雖父母之尊親
不能違公理而亂從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弑武諡也伯長也憂愁也唯與惟同獨也王
充論衡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孝經孝子之事親也病
則致其憂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馬融
以父母憂子之疾是古文家異說今不從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漢石經無乎字惟是否有缺不可考今闕疑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是祗也養供奉也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馬周疏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束皙補亡詩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是也然孟子謂愛而不敬獸畜之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言小人亦能盡力養親惟狎恩恃愛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孔子恐人知愛親而不知敬親故因子游發之其詞意警切矣古注說兩存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

孝乎

饌釋文鄭作餼特牲饋食禮有司徹鄭注並云古文饌皆作餼段氏王裁謂禮記餼字于禮經皆今文則餼是今文也今闕疑改不

包咸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服事也先生父兄也蓋服勞奉養人子之所宜然而不足爲難惟隱候顏色先意承志乃能

深得懽心祭義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鹽鐵論上孝養志其次養色曲禮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是也鄭氏言和顏悅色爲難祭法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威儼恪非事親之道亦是也以上四章問孝雖同而答之各異聖人施教如大醫施藥病既各異藥亦不同言各有爲凡讀聖人之言必當會此不然則由求異其進退異其仕隱爲不可解矣若泥單詞片義則豈爲善學者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皇本愚下有也字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違難也不違者意喻心通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退息居學之燕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顏子具體而微實與孔子合德孔子與言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常人驟聞而必驚者顏子亦直受而不疑既已合契同符復何

容審問明辨相視莫逆故不違也以其神會意喻熱然似非人故
曰如愚也蓋神聖共處天人同貫雖復至言偉論視作尋常然以
聞一知十睿知之才得一端而博貫之觸其類而引伸之當同人
講習之時發明師說辨才無礙益大光明矣孔子蓋新得顏子而
心喜傳道有人故爲反覆之詞乃其贊歎之至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集解下
哉字漢石經無哉字與禮乎禮微乎微同
然或缺脫今不改說文無廋字蓋古文學

視瞻也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常視曰視非常曰
觀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
子矣察覆審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于是則
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安也廋隱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聖人
最重知人故發觀人之法蓋考事行不如考心術考心術不如觀
嗜好察其事由窺其意趣然後人之表裏顯微肺肝如見矣文王

官人篇作者其所爲視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立教爲師者學當無窮溫尋繹也故古也王充曰知古不知今
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故凡大地數千萬年前之陳跡
必盡尋求之然後可應世間數千萬年後之新理必日知之然後
可啟來者且細加尋繹故中卽有新機聞知旣多新卽可証故物
新故互証其教乃當而不謬變而益通孔子蓋恐傳教之人能守
道者則守舊太拘而不知時變新理以盡前民知變通者又好新
太過而勇于掃故義而不知保全舊粹若是者以爲治不能爲長
若傳教不能爲師然爲治者尙多能審時至爲師者鮮能適變故
孔子美其溫故之已能而戒其知新之不足其瞻言遠矣惜後儒
違失聖義知溫故而不知知新至使大教不昌大地不被其澤此
則後師之責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皿也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無所不施莊子謂諸子各明一義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是也若孔子則本末精粗六通四闢其通無乎不在蕩蕩則天而不能名混混合元而不可測也故學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爲器成德之終貴博學多能而不器送行者自涯而返則自此遠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貢漢石經作贛

先行在于未言之前言在既行之後凡人非言之艱而行之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曰周親密也比阿曲也皆與人黨合之義但以義合爲周以利合爲私朱子曰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于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包咸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晏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愚嘗見好學而不好深思之人誦据甚博而不求事理所以然故絕無心得卒無所成故程子曰能窮所以然是第一等學人故貴深思之士然徒思而不學則冥心力索至陽明格竹而三日汗下傅子淵默坐而晚歲顛狂吾弟子三水潘藻鑑高志力學其後閉門冥坐專力苦思至病狂而卒蓋追索過甚靈性迸走故至殆也孔子此義精深周徧蓋學問思辨固不可缺一而偏廢者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端本也首也漢賢良策問二端異焉韓詩外傳序異端使不相悖袁紹之客競設異端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言執業講德不可有惑也或曰異端者非六藝

之科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猶外道也漢范升以左氏爲反異引此說從其道將爲大害若秦以從韓非之老學而亡晉以清談老莊而覆邦梁武帝以好佛而饑死是也若學者而從異端外道若陳相之從許行迷罔失歸害滋大矣孫奕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闢楊墨而楊墨之害止是也義亦通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皇本作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夫子語以爲知之道實知之乎是爲知不必遜爲不知也實不知乎則爲不知不可強爲知也天下之物理無盡生有涯而知無涯人之所知不及其所不知故堯舜之智不能徧物但當擇要而知之是卽爲有知之人惟學而後知不足若常人爲學多強不知以爲知自通人觀之適見其無知而已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包咸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朱子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蓋當官臨政民命所關非講通掌故而熟知其得失考觀物理而深得其變通親歷時地以審其適宜久閱人事而悉其情僞其尤悔多矣然反覆求之而未能深信展轉試之而未能得安者尙不敢冒昧而言之行之必如此而後推施得當外寡有失而內亦少悔矣夫以爲政之難言一事而過說疊生行一事而悔恨紛起此固學者所自知者若無尤無悔大賢所難學者至舉措寡尤中心少悔之時亦可以從政矣卽不能立即爲政而才望旣崇徵辟必至也此勉人急于修學無急于求仕之意學者寡過固未易至施之事爲動合機宜

絕無中悔者尤難著書講學之說尙有悔而改定之時爲政如發
機然機一誤發國事民命繫之悔何可追此亦求仕者所讀而汗
下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錯鄭本作措包氏從錯則措乃古文

哀公魯君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卽位稱孔子對曰者
尊君也包咸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
其上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
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夫國者合民而爲之國固民之國也民
服則民心固結而國立民不服則人心散亂而國危哀公猶知問
民服蓋得于孔子重民之義多故也然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衛舉賢以自佐而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人人知

盧杞之奸而唐德宗不覺人人知司馬光之直而神宗不知以空
言令其居敬窮理亦何補實事且以堯而舉驩兜知人唯難故欲
民服者莫若令民自舉錯之堯之師錫孟子之國人皆曰是也故
如何乃能舉直錯枉惜哀公不能再問以發孔子之至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桓子之子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包咸曰
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于親下慈于民則民
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蓋遊戲無度則下慢之仁
惠無聞則下欺之賢才不舉學校不修則修學力行者無所用則
民氣不昌皆偷懦惰窳矣表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與此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集解唐宋石經作孝乎漢石經白虎通皇從之偽古文採入君陳篇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為乎故不從華嶠後漢書劉平江華傳引作于晉夏侯湛昆弟詰潘岳閒居賦叙梁元帝劉孝綽墓志李善注文選並引作孝乎惟孝蓋于與乎通偽古文君陳篇採入亦作乎故唐石經改作乎今以漢石經為正皇本是亦為政下有也字

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蓋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以昭公不正終定公不正始孝友之道缺也但未便明言故託于家亦有政引書諷諭之然人之生世入則父子兄弟出則君臣民庶皆有法度禮義其為政實一也蓋道無小大自元言之則天為小自天言之則地為小自地言之則國為小自國言之則家為小若內自血輪言之則身為大自身言之則家為大小無定視所比例遊心于無極則堯舜事業猶一快也反歸于現在則身一家當前莫大修齊秩叙大費經綸故喜怒哀為位育灑掃皆是

神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小無大道通于一故語大至乾元統天視天下如攬屢語小至現隱顯微故視微小若載重寶蓋神聖之識固與人遠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轅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乘車輓者轅端上曲鈎衡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蓋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之有信為交接之關鍵猶車之有輓軌若人無信則一步不能行也孔子之為道不尚高遠專為可行以道者為人之道非鬼神之道則亦當為人所同行者也故道無論若何人人可同行則為大道人人不可行則為非道所以尚信者非不知變詐權術可私得大益也然為一人之私利則為眾人之大害不可互行也且變詐權術終必自困于行不可互行者既非公理聖人所不言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

可知漢書杜欽對策曰殷因于夏尚質周因于殷尚文則于夏殷斷句

三十年爲一世損滅也益饒也春秋之義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子張受此義故因三世而推問十世欲知太平世之後如何也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此蓋藉三統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夏殷周者三統遞嬗各有因革損益觀三代之變則百世之變可知也蓋民俗相承故後王之起不能不因于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興不能不損益爲新制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爲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爲立憲由立憲而漸爲共和由獨人而漸爲夫婦由夫婦而漸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錫爾類由錫類而漸爲大同于是復爲獨人蓋自據亂進爲升平升平進爲太平進化

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觀嬰兒可以知壯夫及老人觀萌芽可以知合抱至參天觀夏殷周三統之損益亦可推百世之變革矣孔子之爲春秋張爲三世據亂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則內諸夏外夷狄太平世則遠近大小若一蓋推進化之理而爲之孔子生當據亂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歐美大變蓋進至升平之世矣異日大地大小遠近如一國土既盡種類不分風化齊同則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預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亂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據亂故美國之進化有紅皮土番中國之文明亦有苗獠獯黎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爲九世九世可推爲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爲千萬世爲無量世太平大同之後其進化尙多其分等亦繁豈止百世哉其理微妙其事精深子張欲知太平世後之事孔子不欲盡言但以三世推之以爲百世可以知也百世爲三千年于今近之故曰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于孔子夢奠之時年僅二十五而能爲十世之問其必聞于春秋三世之義推太平世後之事及百世之偉論可謂高懷遠志矣惜乎記論語後學者之不能著也此爲孔子微言可與春秋三世禮運大同之微旨合觀而見神聖及運世之遠後儒泥于據亂之一世尙未盡夏殷周之三統而欲以斷孔子之大道此其割地偏安豈止如東周君蕭簪之云乎嗟乎孔子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爲天下裂豈可言哉幸微言尙傳賴修明恢復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人神曰鬼孔子定禮祭止天祖其他皆爲淫祀妄祭以求福是行諂媚也蓋上古淫祀之鬼甚多孔子乃一掃而空之觀印度淫鬼之多卽知孔子掃除中國淫祀之力矣勇熱力也天下萬事皆生于熱力造起天地興立世宙皆自勇生若旣知義所應爲而不爲

誤天下莫甚焉故孔子深惡之若勇而非義又不得爲勇也徐侍郎致靖曰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勇于赴義放棄義務者必至迷信虛無其事互爲緣也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二終

論語注卷之三

南海康有爲學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禮樂志作濫則濫佾通也
○佾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漢書

謂說也忍耐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公羊穀梁謂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白虎通高誘注淮南謂每佾六人左傳與馬融服虔以爲每佾八人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僞古文說今不從舞者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節也操體以強身託之禮樂宣以功德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寫其志而動其容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雖以天子之尊朱干玉戚而舞發揚蹈厲則爲太公之志詩曰傳傳舞我乃孔子所傳禮樂之大典以致人道于壽樂者

宋儒不通此義乃盡廢之于是無以固人肌膚樂人神志等于墨氏之非樂其道大毅矣故謂孔子之道割地多矣此譏季氏之僭僭諸侯猶可僭天子不可言孰不可忍蓋深疾之辭後漢荀爽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凡聲罪致討皆引此文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大夫稱家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包咸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于堂耶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咸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如奈也蓋人者仁也取仁於天而仁也以博愛爲本故爲善之長有仁而後人道立有仁而後

文爲生苟人而不仁則非人道蓋禮者仁之節樂者仁之和仁則無其本和節皆無所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雖陳筵席尊俎衣冠揖讓奏黃鐘大呂弦歌干戚而情不深者文不明氣不盛者化不神有其體式而無其精神亦不足爲禮樂也翟方進曰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徐侍郎致靖曰以無實之人而行禮樂塗飾耳目羊質虎皮若王莽焉害尤甚也故曰禮樂待其人而後行記者敘此于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三家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于本故大其問奢張也喪亡也朱子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于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檀

言言卷三
弓謂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則質乃禮之本也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邊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此答禮本之問故純取于質蓋夫子以周末人僞以文滅質有爲言之若時之有變則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文明既進則亂世之奢文明以爲極儉世愈文明則尙奢愈甚若于三代珠盤玉敦之時而必反之汙尊抔飲生番野蠻之俗以致人道之退化非止事不可行亦大失孔子意矣天未喪斯文不在茲公羊稱孔子爲文王蓋孔子爲文明進化之王非尙質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義以敝車羸馬爲賢公孫布被相率僞儉蘇軾所謂儉者陋風有損國體豈惟國體不美實令人道退化今中國之文明不進大損所關豈細故哉宋賢因國力壓制俸入甚薄其不能不尙儉勢也若遂說爲孔法以爲俗化之定論以損退文明此則

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氏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此論君主民主進化之理董子繁露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邨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故夷狄而有德則中國也中國而不德則夷狄也並非如孫明復胡安國之嚴華夷也蓋孔子之言夷狄中國卽今野蠻文明之謂野蠻團體太散當立君主專制以聚之據亂世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權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議民主而無君主二者之治皆世界所不可少互有得失若亂世野蠻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無君主之治法易曰飛龍在天有君主之治法也見羣龍无首無君主之治法也而孔子云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固知有君主者不如之諸夏名因于夏禹蓋禹平洪水

而始一中國諸夏音轉作諸華晉六朝人譯佛書寫作支那是也
見吾支那爲諸夏音轉考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
有孔子弟子名求嘗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于僭竊之罪嗚呼歎
辭包咸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
欲誣而祭之祭封內山川之制蓋三代先王舊禮孔子本欲刪之
不能斥魯君故先斥季氏春秋之義于亂世絕大夫升平世斥諸
侯太平世貶天子如改易天子諸侯山川之祀此則待之平世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
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勝者祖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而升飲
君子恥之故平日恭遜不與人爭惟于射則爭然其爭也雍容揖
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修睦爲人利爭奪
爲人患蓋爭之極則殺戮從之若聽其爭大地人類可絕也然進
化之道全賴人心之競乃臻文明禦侮之道尤賴人心之競乃能
圖自存不然則人道退化反于野蠻或不能自存而併于强者聖
人立教雖仁亦必先存己而後存人且尤欲鼓舞大眾之共進故
爭之害聖人預防之而爭之禮聖人特設之物必有兩而後有爭
故禮必分爲兩黨人必禦侮而後能圖存故爭心寓于射禮人必
有恥而後能向上故設勝不勝以致其爭心爭既不可無而又不
可極故示之揖讓以爲節爭之勝者挾勢凌暴無所不至故令飲
不勝者以致其慈禮者禦侮圖存尙恥求勝兩黨迭進人道之大
義孔子之微意也孔子制禮十七篇皆寓無窮之意但于射禮見

之凡人道當禦侮圖存之地皆常用之今各國皆立議院一國之禦侮決于是一國之圖存決于是萬國之比較文明定于是兩黨之勝負迭進立于是以爭而國治日進而不敢退以爭而人才日進而不敢退如兩軍相當氣衰則敗水愈長而堤愈高交進迭上無敢退讓以視從容獨立無磨礪之者其進退相反亦遠矣故當仁不讓于射必爭仁孰大于爲國民射孰大于禦國侮故議院以立兩黨而成治法真孔子意哉惟議院譁噪或致毆爭此則無揖讓之意蓋教爭甚難益服孔子立揖讓之禮也凡禮皆立兩黨則又不止爲射起卽萬國全合太平大同而兩黨互爭之義施之于政教藝業皆不可廢者蓋太極兩儀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統一而後能成物不可不對爲二有對爭而後能進且當據亂世人之爭心太劇故以尙讓革之若當平世人之亂殺漸少則以激爭進之故亂世不可尙爭惟平世而後尙爭小人不可教爭惟君子

然後可爭此則萬理無定而在與時消息如五行之迭王不能爲主持者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繪本又作續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

詩衛風碩人之篇今僞毛詩闕素以爲絢一句觀子夏問之孔子必無刪理魯齊詩原本必不闕也凡諸經漢後之稱逸詩者皆僞毛詩行後後儒據僞毛詩言之皆誤也餘倣此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繪畫也後素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曰畫繪之事雜五采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說文續織五采亦同包咸曰予我也孔子

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人而不仁如禮何必以仁爲先而後施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創禮而再三言禮之本恐人以文滅質詐僞日滋也讀素絢而悟禮後孔子乃許以言詩然則泥于章句說詩者高叟必非聖人所許也此可爲說詩之法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萬邦黎獻皆作黎儀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明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本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考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考證矣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如此而禮記所存二代之禮其多如此可見皆孔子所託之三統蓋諸子皆託古故許行託于神農墨子託于禹道家託于黃帝孔子上稱堯舜而下稱周亦

稱三代蓋聖人改制無徵不信故皆託之先王而行之後世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追享之名聖人葬墓安魄立廟安魂四時享之春日酌夏曰禘秋日嘗冬曰烝其大享于太廟于秋嘗時行之是爲大嘗其以太祖配天而追祀所出太微之帝于夏禘時行之是謂大禘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祭義所謂大嘗禘是也三年喪畢祔先君而合祭于太廟所謂祫也于夏時行之亦稱吉禘省文亦稱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賜魯重祭故有禘祭魯人特行此大禮而既灌之後有司不誠敬故不欲觀灌者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臭陰達于淵泉是也白虎通考黜篇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禘爲大祭凡九獻先奏樂君以黃目玉瓚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君出視牲視殺薦血腥于堂爲三獻四獻是爲朝踐薦熟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

畢君與夫人醕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醕尸是九獻鄭君曰禘禮自血腥始灌時未薦腥然則孔子自始卽不欲觀或以其僭大禮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他本引作奠

示猶視也禮三本天者生之本也祖宗類之本也無天惡生無祖惡生故自天而視衆生萬物皆一體也自祖而視裔孫同類皆同氣也禘者以祖配天祀所出之帝太微推天祖之心則凡天之所生皆當愛之凡祖之所生皆當親之三代皆出于黃帝中國人多黃帝子孫也以黃帝配上帝則凡黃帝之子孫皆吾同胞之親也于禘時念之則當親之大地黃白黑赤棕人各種皆自天生而與吾分支者皆吾同類之民也于禘時念之則當仁民鳥獸昆蟲草木皆天所生而與吾異形者皆吾同氣之物也于禘時念之則當愛物親親民物皆合爲一體其于治天下如運諸掌乎禘之說大

概如此孔子遜言不知蓋以魯人失禮故不欲答之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際也際也與天命鬼神相接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如在者事死如生思其居處言語飲食所以致其誠也包咸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于心與不祭同此記孔子祭祀之誠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祭于奧如祀竈則設主于竈隅祭畢而更設

饌于與故時俗之語因以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于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天爲神之至尊得罪于賤者可禱貴者解之若得罪于天則無可解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若詔媚以求富貴事與竈皆不可非徒喪節亦失天與之良日監在茲實爲獲罪無可祈禱以免之聖人奉天而行舉動皆如對越所以禪奸雄之魄不惡而嚴甚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郁郁文明貌孔子改制取三代之制度而斟酌損益之如夏時殷輅周冕虞樂各有所取然本于周制爲多非徒時近俗宜文獻足徵實以周制上因夏殷去短取長加以美備最爲文明也孔子之道以文明進化爲主故文明者尤取之子思所謂憲章文武也墨子公孟子亦曰子之古非古也周也吾之古夏也故墨子改制上法禹爲多而孔子改制法周文爲多故又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公羊稱孔子爲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爲後王之法人道之始也此專就著書改制而言若行事則國朝自有法國人安得不從卽夏殷更文孔子亦不能從夏殷而背本朝以犯國憲也何待發從周之說哉故爲著書改制言之至明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

聞之曰是禮也

太廟漢石經作太廟今從之鄒潛夫論同史記作陬當是通惟說文作鄒當是僞古也

包咸曰太廟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所生地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以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孔子父叔梁紇爲鄒邑大夫國語稱鄒人緣古謂大夫守邑者爲某人故謂孔子爲鄒人之子也孔子少以知禮聞于魯故孟僖子使懿子武伯從孔子游孔子初入廟于廟中行禮之節序及禮樂之器事事問之以印証所學蓋慎之

至者或人以孔子素負盛名而今待問乃疑本末學不知宗廟體大不容少誤安知無隨時損益更變者豈可身未親歷而據空文以定實乎雖知亦問非徒爲謹禮實宜然記此見孔子有若無實若虛不以學問自矜而行禮至謹可爲後法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

○子贛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爾漢書律志引作汝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于諸侯以

尊天也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朝廟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以尊天子敬祖也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包咸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蓋子贛尙核實計度支而惜糜費孔子主明義則欲藉名物而存大禮惠棟曰明堂月令者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蓋如歐人所謂憲法也譏廢棄憲法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孔子于事君之禮但奉周制而行耳時權臣驕傲不盡臣禮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世非太平當正君臣以肅堂陛所以絕爭篡之媒也孔子以大聖出世若佛氏之令國王膜拜何施不可而屈身于倫類示人以大義忘己無我但論生民其立義四面皆圓此聖人所以爲大也季氏新逐昭公事君傲慢故孔子規之觀今孔子所制君臣之禮答大夫拜天子見三公下階見卿離席見大夫起

席見士撫席雖歐洲立憲之君見臣下尙不如此學者當知有爲而發勿執單詞而生疑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君之與臣雖有尊卑而同共天職者也故待如嘉賓是爲禮臣之事君雖爲國而受其恩義者也故報以赤心是爲忠蓋君患暴慢無禮以奴隸犬馬待其臣臣患虛僞不忠以秦越肥瘠視其君此卽孟子答齊王之意但孔子之言蘊釀耳然此可爲君臣之定義傳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僕僕臣隸隸臣輿輿臣臺一家一肆皆有主臣若不以禮以忠亦不可行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也宵雅肄三言關雎者葛覃卷耳在焉猶言文王則大明縣在但舉篇首以概其餘蓋升歌笙入閒歌合樂

皆三終爲節樂而不淫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卷耳也能樂能哀盈其欲而不愆其正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也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性情之正也此歎美關雎之樂非謂詩也關雎爲房中樂鄉飲酒禮用之哀窈窕思賢才洋洋盈耳極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發情止義思夫在遠甚哀而不傷孔子刪詩正樂首關雎者以人道始于夫婦君子相配然後昭教有方人種乃定此太平大同之始基也故反側鄭重而後定之琴瑟鐘鼓以樂之人道多憾必有離別樂極生哀故房中樂之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得性情之正中和之理爲生民之本萬福之原也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法言孝至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傳序漢書杜欽傳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皆魯詩同義韓詩章句以佩玉晏朝關雎作諷在康王時惟毛詩以爲文王詩僞古也今不從

○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

主鄭本作主釋文作社公羊疏主爲今文社爲僞古文故今不從社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主孔穎達疏引張包周杜氏皆以爲問廟主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哀公問主于宰我故知今文從主何氏休公羊學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容也想象其容貌而事之栢迫也親而不遠栗猶戰栗謹敬貌三代三統各有所尚宰我以爲周制使民戰栗蓋出傳會若社主用石不用木矣益證僞古文之謬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以宰我所對非立主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人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深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施伯謂魯侯曰管仲大器也孔子辯之器小言其不知聖賢之道天人之理正身修德以致王道蓋苟能通達天人則志量高遠規模廣大其視霸千里之國猶烹鮮反掌也豈以自足其在已脩然若不與豈以自侈而惜管仲局量褊淺規模卑狹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包咸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春秋諸侯娶三國之女姪娣從蓋諸侯不再娶而有三宮白虎通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國策與韓非子皆言管仲家有三歸晏子言桓公以管仲恤勞賞之以三歸說苑仲築三歸之臺然則管仲娶三姓女公賜三宅

居之其時昏禮築臺迎女故又曰三歸之臺蓋管仲受桓公之賞
爲之然仍爲奢僭也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並
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鄭氏玄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
人君別內外于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
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是不知禮按管仲
治國之才成霸之術以今觀之自是周公後第一人才如今德國
之俾斯墨矣故孔子稱其仁然身則三歸反坫君則內娶六人其
本未治而徒驚事功故君臣一逝豎刁開方易牙卽亂諸公子爭
立霸業遂絕幾與晉武帝同此由不以王道爲志自以功名足以
震矜天下而內行不必檢所謂器小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繹如也以成

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

太師樂官名翕變動也從與縱通純不雜也皦清別也繹抽續條

達也成正歌備也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
始作金奏肆夏聞之而變動也緩之升歌重人聲之純一也繼而
笙入有聲無辭其聲清別而皦如也已而閒歌人聲笙聲代作抽
續而條達也三節皆用雅故曰雅頌得所時禮壞樂崩雖樂官鮮
能深明孔子神明于樂世家引此作哀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時
太師或卽師摯耶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
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于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
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于賢者包咸曰從者弟子
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朱子曰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
也木鐸金口木舌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
子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言孔子爲受命之教主垂制作于萬

世也儀封人一見而知孔子爲教主亦可謂異識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盡美者聲容之盛盡善者止于至善也書所謂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簫韶九
成韶樂也樂記曰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
飾歸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公
之治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分夾而進
久立于綴武樂也孔子明人道之公理貴和親而賤征伐尊大同
而薄小康舜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大同之道民主之法也武王
者作謀起兵以正君臣以立田里世及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小
康之道君主之法也樂以象功昭德孔子于爲邦曰樂則韶舞乃
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于武樂爲國朝先王之樂反致不滿此

其于大同小康之道發露至明矣孔子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此
義亦可窺聖人之意乎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于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
其本則其餘雖有可取亦不足觀此亦歸重禮本之意孔子以人
溺于儀文故再三言之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三終

南海康有爲學

凡二十六章

此以爲古文劉璠梁典署宅
歸仁里但古文爲僞今不取

萬木草堂叢書

智甚矣若大同之世人心皆仁風俗盡美乃不待擇否則擇鄰里為熏德之要義此篇言仁故孔子首貴擇鄰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言處境約窮也久彌異時也包咸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氏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曾子曰仁者樂道智者利道中庸或利而行之利貪也知仁為有益而欲得之也蓋人而不仁其智昏不能樂天知命其性貪不能節欲修身久困必至于濫久樂必至驕淫惟仁者隨遇而安無入而不自得知者知仁之益因以為資慕善而不易所守雖安行與困勉不同而皆不為外境所奪者夫人不為外境所轉者鮮矣所貴于學者與常人殊在轉外境而不為外境轉也門人麥孟華布衣處素確乎不拔與以教育總長而不受可謂仁者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皇本宋刻石經九經皆作唯今本作惟不取

好善而惡惡人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或性有所偏而不能克或嫌有所隔而不能忘也惟仁者無忮無私所以能好惡也常人之情好惡任情毀譽乖方其才高氣舉者尤多偏頗甚至顛倒是非敗壞風尚夫真能虛公尚慮囿于世俗況未能公正乎此學者所宜留意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漢石經無也字春秋繁露引同今從之

惡如字孔氏曰苟誠也言誠能志于仁則其餘終無惡人道以仁為主凡人不必論其品詣之得失也其心誠在于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但問其仁不仁又不必問其能仁但其志在于仁則無論其行事開闔遠近或高崎偏僻過舉百端要謂之過若有心之惡險詖之事則必無也孔子之道固貴中行然亦深取狂狷但必要之於仁自無大弊孔子萬理並發學者學之幾不得其門惟以志仁為主則無

大失此言庶幾入德之門乎學者宜信受捧持之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今本作不處後漢書陳蕃傳鹽鐵論論衡問孔刺孟篇呂覽有

度篇注皆作不居皆今文學也今從之處字當是古文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去下無也字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常人見富貴則妄取富貴賤則失節然君子于富貴則不妄居于貧賤則不厭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王充疑貧賤不當言得豈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致遭斥逐非不以其道得貧賤乎若遂諂佞而得富貴如盧思道元微之始以直而去官繼以媚而致位是去之也孔子蓋為始終易節人說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名為孔子大義所以厲行恥而光聲譽致人道于高尚而補刑賞所未及者也故

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為孝之終中庸言舜則曰必得其名言武王則曰不失顯名穀梁曰學成矣而名譽不彰友朋之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故教曰名教理曰名理義曰名義言曰名言德曰名德儒曰名儒士曰名士無在而不言名惟老莊乃戒名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蓋無出而陽柴立中央之巧也宋儒言道過高遂誤採之以好名為大戒遂為小人羅織君子之計動輒詆人以好名于是人避好名而好利風俗大壞皆由于此夫人必能施而後得惠名人必不貪而後得廉名是亦不易矣孔子固言中心安仁無所慕而為善者天下一人今乃並其可慕之名而攻之則人何所慕而為善何所畏而不為惡不然則是天下人皆中心安仁者已此則宋儒太高之過也故今發明之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倉卒急遽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然

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明德益明神明不鑿抱養純至故能歷久遠而不壞益光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今本有者字皇本用其力于仁下有者字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

人懷陰陽之性卽有好惡之情但慮好惡誤施耳夫人道有二惟仁與不仁盡之好惡有宜亦惟好仁惡不仁盡之好之至者如嗜好之癖舉天下之物無足比此者乃爲真好惡之至者如質氣相反雖絲毫之近不能忍受乃爲真惡好仁惡不仁亦如此然孔子未見其人蓋人非不空言慕善空言嫉惡而察其真心則非也果能真好真惡卽真知真行王陽明所謂啞人喫苦瓜味自不同固

非不食之人所揣摩而能知但使一食便自不同故孔子又降格而言不敢望其終身不違仁但試一日用力于仁欲仁仁至不患力有不逮蓋仁爲已有非由外鑠況志之所至氣亦赴之金石可貫鬼神可動而況近取諸身至易至簡乎深怪天下人之不好仁並一日之力而不肯用也又反覆諭之曰天下或有奇氣異體昏弱病狂不能爲人道者乎必如是則人不能爲仁然我行徧天下實未之見極言其無是理也孔子警策之切望人之深至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人道尙羣必親其黨或誤用之或救護之因成汚辱偏私之過然爲黨受過失于忠厚益知其仁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類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過于愛小人過于忍後漢吳祐謂掾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按此爲觀人者法義亦可也凡義者過常少仁者過常多

惟其仁厚太甚故或蒙恥救民或忘己徇物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任用或誤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而機事或失此皆過也然而仁矣故仁愈高者其過愈奇仁人或不求人知是在觀人者審其過在仁否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今本作可矣漢石經作可也

道者天人之道易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鬼神之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蓋生死者人身體所不免惟知氣在上魂無不之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偶現者陽復藏者陰開闔往來天道本無生死蓋本未始生則亦未始死死生如晝夜晝夜旋轉實大明終始則無晝無夜也故人能養其神明完粹常惺不昧則朝而證悟夕而恒化可也孔子此言魂靈死生之道要一言而了精深玄微惜後儒不傳遂使聞道者少或者以歸佛氏而謂孔子不言靈魂則甚矣後儒之割地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尊神明者賤口體足內德者忘外物若志于道而尚以衣食之惡爲恥識趣凡陋不足與議道也蓋學者不患于愚魯而患于卑鄙卑鄙之人必害其志必無成學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鄭本作敵

適往也莫毋也義宜也比親附也言君子于天下之事之人無所必偏往無所必禁絕但于義之合宜者則親附而從之蓋非從人也從公理也從事宜也事宜者其地與人合宜其時與人合宜則施之恰當故君子有犯天下之謗違天下之論而獨爲之者義所宜也有從衆人之後因世俗之宜而不改者亦義所宜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也土田宅也人精神各有所注注者皆念茲在茲行事雖同而心思迥異養神明者尊德性念念在德性養形魄者戀居處念

言
念在田宅愛身名者守法紀舉事皆畏刑貪財利者冒明刑動念
但營利君子樂善其性次亦惡不善之加身小人上者苟安甚則
苟得觀此大端可定人品之區別也故盛德之至捨國而讓天下
細民則終身經營田宅良人受治于法律之下奸人則作弊于法
律之中豈不遠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利者從刀刈禾假借爲以力有所取益之謂易曰義者利
之和也人不能無取利而和則謂之義不謂之利取利不和則
謂之利不謂之義蓋人已之間有一定之界取不侵人之界則謂
之和和則無怨取而侵人之界則謂之利利自多怨蓋己益則人
損矣損則必怨故人人皆取于己之界而不侵人之界則天下平
而上自霸王下至豪奸皆好侵人之界以益己在己身則爲怨府
而悖入必至悖出在天下則爲亂源而爭始必以殺終此孔子所

以重惡之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漢書班超疏賈逵薦

劉般書引作於從政乎何有

讓者不爭禮之實也何有者言以禮讓治國則國不足治也此言
治國必用禮讓蓋惡春秋諸國外飾禮義以誇文明而日以爭殺
爲事傷天心之和壞人道之平也矯積弊者必大反過橫湍者渡
上流孔子生當據亂之世故特發讓義以拯之民主首堯舜君主
首文王至德稱泰伯古賢稱伯夷皆美其讓也人人能讓則上者
高蹈中者守界而天下平矣後漢讓產讓爵者相望風俗最美此
孔子之大化也國病之聖藥也孔子不甚言國義蓋聖人言論皆
爲天下萬世立公律不暇爲區區一國計也包咸曰如禮何者言
不能用禮爭心未解而空飾禮文實非文明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言言卷四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人皆患無官位無人知而不求才能學行之實假令在位被知亦必覆餗盜名耳君子方以尸位爲辱虛聲爲恥故必先求其在我而無暇願乎其外也若使才能可立學問可知而位不見舉名不見知是國人之損朋友之過已無與焉且立教著書輔世長民傳後行遠尤大于區區一時之名位何患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直曉不問故曰唯聖人開示萬法大小精粗無所不備或並行而不悖或相反而相成然其用雖萬殊本實一貫曾子守約之人恐其拘泥然真積力久將近豁然故特呼而告之曾子聞卽領悟其體驗有得蓋亦久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孔子之一未明何物故門人多不悟解而問

曾子曾子直捷了當而揭一之義曰忠恕而已義似淺近然孔之言道曰仁與不仁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推至天地位萬物育其本亦不過盡己心而爲忠推己心而爲恕耳若不忠則爲忍人之心不恕則不推不忍人之政可以天地閉萬物滅故忠恕雖約而大道已盡更無餘法悟者本身卽是惑者終身行之而猶違自入德言之則視忠恕爲違道不遠之方自至人視之則忠恕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理故忠恕之道實一本萬殊兼下學上達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說文無喻字則喻字必是今文

喻明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董子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程子曰君子之于義猶小人之于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于生所

惡無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察也齊者思與賢者等內省恐與不賢者類蓋凡有所見皆反其身不肯自薄不忘自責乃爲爲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皇本敬下有而字

諫間也更也包咸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于父母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皇本不遠遊上有子字

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

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已見首篇此蓋重出而逸其半矣然漢石經有之蓋弟子各記所聞或孔子頻言之董子所謂書之重辭之複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鄭氏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心不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常知父母之年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蓋罔極之恩昊天莫報孺慕之誠愛日難釋以使及時孝養無致風木興悲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當有誤文

逮及也包咸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蓋人無躬行之心則易由言若言必躬行自有恥心而不易啟口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後漢書王暢傳引無者字漢書外戚傳引無矣字

鮮少也約卽曾子守約之謂縱橫儻蕩者必多失曲禮所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守約也失亦少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凡人言易而行難故聖人因病而藥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黨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明德電之爲也無不相吸故有德者必有類從德愈明則黨愈多至于聖人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卽風雨晦冥亦必鷄鳴相應也此爲立德者孤立無助言之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責也國策所謂數讓責儒行所謂可微辨不可面數胡氏曰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于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然亦爲交淺者言之若託孤寄命之君臣或當大事投分同志之朋友或臨大節則牽裾斷鞅切切惓惓又不得以此論矣門人隨記聖人之言皆有爲而發學者因事宜以施之不得執一言而泥守之也論語皆仿此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